史评史源

《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氏家谱》评介

达力扎布

杨丰陌主编《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氏家谱》一书由辽宁民族出版社于 2003 年 9 月出版。据此书《后记》介绍，这部家谱是由该旗末代扎萨克默尔庚额（1919 - 1943）之妻刘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献给喀喇沁左翼旗人民政府的，同时献扎萨克印章一颗，由该旗档案馆接收和保管。

这部《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氏家谱》（以下简称《喀左旗家谱》）全面记录了清代喀喇沁左翼旗扎萨克家族世系，包括扎萨克王公、一至四等塔布囊的授予和承袭情况、家族内各支系的世代传承、人口繁衍、出家当喇嘛人数、在朝廷任官以及与清朝皇族联姻情况等，对于研究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地方史、研究清代蒙古政治史和社会史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为使家谱完好地传世和给学术研究提供方便，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和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档案局在国家民委和省政府的支持下，组织人力整理出版了这部家谱，这对少数民族古籍文物的保护和促进学术研究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该书的编辑整理者为出版《喀左旗家谱》精心筹划，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细心抄写和汉译《喀左旗家谱》内容，以蒙汉两体文印行。在《序》和《后记》中对家谱的主要内容和来历都做了说明。书前附有《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氏家谱》的部分照片，以及喀喇沁左翼旗扎萨克印（卧虎印）、原喀喇沁左翼旗王府院落示意图、清代喀喇沁左翼旗（行政）区域图等图版，使读者对家谱和喀喇沁左翼旗产生了直观印象。书后还附《喀喇沁左翼旗扎萨克衙门》简介，以及《喀喇沁左翼旗历任扎萨克世袭表》、《清代蒙古盟旗行政组织表》，以便于读者了解喀喇沁左翼旗扎萨克衙门、历任扎萨克的袭替和家谱内涉及的清代蒙古军政制度和官职。鉴于家谱的幅面较大，出版时无法按原貌排版印刷，编者采取了按色稜家族内各分支分别叙述的方式。色稜兄弟六人，其中第二、第五人无嗣，所以，编者把色棱兄弟四人后裔形成的四个家族分支各自为篇，分为四篇，每篇之前配一张分支家谱的部分影印件，各支之人按其世代顺序抄写，先抄写蒙古文原文，旁边加汉译文。每个支系世表在一页内难以容下时，转下页，在上下页都注明其承接关系，每页的一侧注明世代，以避免混淆辈份。谱中人名原来用朱笔书写的仍保留其原状。由于编者的精心策划、科学编排，使繁乱的谱系井然有序，全书的印刷和装帧亦较好。

一、《喀左旗家谱》的整理出版

首先，出版如此重要的家谱应当附影印件和拉丁字母转写，以便于国内外学者利用。如果觉得附拉丁字母转写过于烦琐或印刷因难，也可以省去，但影印件应当必备。该书《后记》中提到限于技术条件，无法提供整个家

[收稿日期] 2006 - 6 - 11
[作者简介] 达力扎布（1955 - ），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81

谱的影印件。笔者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分段拍照并不困难，其实该书目前所附部分影印件效果很好。如果把整个家谱分成若干部分，多拍几张，编号排列，按其世代衔接好就可以了。没有完整的影印件是该书的一个很大缺憾，对家谱的传世和保护，以及进行学术研究都不利，降低了该书保存文物的功效和学术价值。

其次，书中没有交待原《喀左旗家谱》谱首内容，书中所附五张照片中都没有谱首部分。从照片上部所画连线来看，原《喀左旗家谱》中应记有色稜之父图琳固英（Dügüreng güying，亦译为杜棱古英）的名字，甚至有图琳固英以上的先世，书中似乎省略了色稜以上的人物。若果真如此，《喀左旗家谱》原件一旦损失，本书留给后世的将是残缺的《喀左旗家谱》。其实清代蒙古家谱中明清交替之际人物的情况学术价值更高，如果谱首内容与喀喇沁其他旗家谱有关，也可做一点介绍。

第三、该书使用《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氏家谱》的名称，显然是编者命名的，而没给读者做一个交待。清代蒙古王公都必须撰修家谱，清乾隆十年规定："蒙古王等家谱，原定五年一修，今将留内收贮者撤出，应改修者改入，嗣后著十年具奏一修"[①]。可知至少在乾隆年间外藩蒙古各旗王公定期奏修一次家谱，作为其承袭职爵的依据，这也是各旗衙门的例行公事。从该家谱内容来看，是一幅喀喇沁左翼旗扎萨克家谱，或官修家谱的底本。其原名称应为具体某人或某扎萨克的家谱，目前的名称与清代惯例不符，而且不利于判定修谱的时间。衡量古籍整理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忠实地保存原貌，如果编者有省略或改动，应当予以说明。在《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中，编者注明《喀喇沁左旗王爷乌梁海氏家谱》的谱名是按该谱的内容拟定的，[②]这样读者可以知道此谱原来可能无名称，现名是编者后来拟定的，以免引起误解。

第四、汉文译名是翻译中的难题，采用清代译名，则便于勘对清代档案史料。此谱人数众多，许多人物名不见经传，很难找到当时的汉译名，采用现代蒙古人通常的音译亦不为过，然而王公扎萨克的名字应采用清代史籍中的汉译名。本书翻译的王公扎萨克名字没有严格采用清代译名，有四、五个扎萨克的名字与清代译名不符，不懂蒙古文的人容易把同一人误为二个人，这样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

第五、该书译文总体上比较准确，但是，也有个别误译之处，如珠拉丰阿（札拉丰阿）的"御前行走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和丹巴多尔济的"御前行走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务都翻译得不够准确。Sidar - tur yabuqu kiy - a jaqiruγč（böged）dotoγadu sayid 应为"领侍卫内大臣"。[③]在谱中出现六处 qosiγun - u efü，本书翻译时，有四处译为"旗额驸，[④]二处译为固山额驸[⑤]，应当统一为固山额驸，即县君额驸。另外，第 124 页第一行"五子未得品衔福勒坤"一句误译，应为"第五子四等塔布囊福勒坤"，这应是笔误。

第六，本书如果附人名索引，可以便于读者查找核对。

二、《喀左旗家谱》的研究介绍

整理出版古籍或家谱，首先应当对其版本、来源、主要内容，学术价值、整理者采用的方法等作一个交待，以方便读者。而该书的《序》过于疏略，在统计数字、年代和评价方面都不够准确，容易误导读者。

例如《序》中介绍："乌梁海氏家谱，长8米、宽1.8米，以蒙古文按塔式结构书于纸上，记录清代卓索图盟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明代汉文文献写作"兀良哈"等）家族自天聪九年（163 年）[⑥]至道光十一年（1831 年）间的人物 14 代、共 1920 人。其中有塔布囊（蒙古语"驸马"之意）1049 人，扎萨克（旗长）13 人，郡王 1 人，贝勒 3 人，贝子 2 人，镇国公 4 人，卓索图盟盟长 4 人，内务府大臣 1 人，理藩院大臣 8 人。此外还有御前行走、协理、辅国公、喇嘛等等。人名分两种颜色书写；亡故者以黑色字（墨色）书写，当时尚在世者以红色（朱红）书写。族谱记载了近 400 年的蒙古历史，完善了蒙古族 1000 多年的历史追踪，填补了蒙古政权及元顺帝之后蒙古王朝沿革的空白。这部家谱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表现形式和特殊的文化内涵而引起世人瞩目，可以说乌梁海氏家谱是喀喇沁左

翼旗蒙古历史文化的荟萃和见证。”

《序》中说《喀左旗家谱》的大小是长8米、宽1.8米，据《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中的记载是732×160cm，从数字的精确度来看，也许后者更可靠，前者可能是一个大约的数字。《序》中说该谱记录了“自天聪九年（1635年）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间人物14代”，但是，谱中所收人物并非截止于道光十一年，如最后一任扎萨克巴德玛敖斯尔于光绪二十二年任职，二十三年革职，显然有许多是光绪年间的人物。《序》中说书中的人物世代是14代，实际上只有13代，多计的一代可能是加上了本书未收的谱首人物，或者是计数错误。书中所收旗内各类人物的数字，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人物不是1920人，而是2054人，塔布囊不是1049人，而是1233人。扎萨克不是13人，而是15人。镇国公不是4人，而是5人（色棱、奇达特、乌特巴拉、济克济特扎布、乌凌阿）。⑦内务府大臣应为领侍卫内大臣，非1人，而是2人（即扎拉丰阿和丹巴多尔济二人）。理藩院额外侍郎2人，不是8人。卓索图盟盟长不是4人，实际是盟长1人，副盟长3人。

《序》中说《喀左旗家谱》“完善了蒙古族1000多年的历史追踪，填补了蒙古政权及元顺帝之后蒙古王朝沿革的空白”，这个评价未能准确指出家谱的价值，比较空泛。

第二、该书所附《喀喇沁左翼旗历任扎萨克世袭表》把闲散贝勒计入扎萨克之中，出现了错误。《清史稿·藩部世表》记载喀喇沁左翼旗第一任扎萨克色棱至第九任扎萨克丹巴多尔济的世系，基本上抄录了《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记载，除记扎拉丰阿乾隆三十年（应为二十四年）复封贝勒一处年代记错外，其他相同。记载丹巴多尔济于乾隆五十六年因罪革爵，喇特纳吉尔第袭扎萨克一等塔布囊。《清史稿·藩部世表》记丹巴多尔济死后托恩多袭、其后德木齐札布袭、再后为熙凌阿袭，熙凌阿于光绪二十三年复袭扎萨克。⑧表中未明确记载丹巴多尔济的子孙三人承袭的是何爵位。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中记：“又闲散多罗贝勒一人，先于乾隆五十六年丹巴多尔济由已削札萨克固山贝子赐公衔。嘉庆四年，封镇国公。五年，降一等塔布囊。七年，加公衔。八年，晋贝勒。十八年，子湍多袭。道光十二年，子达木齐札布袭。光绪二年，子熙凌阿袭。”⑨湍多即托恩多（dundu），达木齐扎布即德木齐扎布（demč ijab）。可知他们先后承袭的是闲散贝勒爵位，不是扎萨克，熙凌阿光绪二十三年才任扎萨克。⑩据光绪二十五年所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⑪喀喇沁左翼旗扎萨克的传承如下：

序号	喀喇沁左翼	扎萨克一等塔布囊
1	色棱	天聪九年封扎萨克，顺治五年晋镇国公，诏世袭罔替。
2	奇塔特	顺治十四年，长子奇塔特袭镇国公。
3	乌特巴拉	康熙六年，长子乌特巴拉袭镇国公。
4	善巴喇什	康熙三十年奇塔特次子善巴喇什袭镇国公，五十五年晋固山贝子。
5	僧衮札布	康熙五十六年，次子僧衮札布袭固山贝子。雍正九年晋多罗贝勒。
6	瑚图灵阿	乾隆七年长子瑚图灵阿袭固山贝子，乾隆十四年以旷职降镇国公。乾隆二十年诏复贝子。
7	济克济特札布	乾隆四十四年，长子济克济特札布袭镇国公。乾隆四十五年以罪削。
8	札拉丰阿	乾隆四十五年僧衮札布次子札拉丰阿由多罗贝勒兼袭札萨克镇国公。乾隆四十八年晋多罗郡王。
9	丹巴多尔济	长子丹巴多尔济袭札萨克固山贝子。乾隆五十六年因罪削。
10	喇特纳吉尔弟	济克济特札布子喇特纳吉尔弟为扎萨克一等塔布囊。
11	克兴额	嘉庆二十三年，子克兴额袭扎萨克一等塔布囊。
12	佈哩那巴拉	道光二十七年子佈哩那巴拉袭扎萨克一等塔布囊。咸丰元年削。
13	乌凌阿	咸丰二年以其弟乌凌阿袭扎萨克一等塔布囊。同治五年晋镇国公。
14	索特那木旺济勒	光绪十一年嗣子索特那木旺济勒袭札萨克一等塔布囊。

光绪十一年（1885），乌凌阿嗣子索特那木旺济勒袭扎萨克一等塔布囊⑫，约光绪十七

年卒。此后承袭问题久拖不决，其间塔布囊噶拉桑曾来京谋袭未果。[13]大约在光绪二十二年，索特那木旺济勒堂兄弟巴达玛敖斯尔出任扎萨克，[14]二十三年（1897）三月，在未引见之前被革职，[15]十二月，由多罗贝勒熙凌阿兼扎萨克。[16]熙凌阿是德木齐扎布之子，光绪二年（1876）袭闲散贝勒爵，赐乾清门行走。十五年，赐御前行走。光绪二十三年兼任扎萨克。民国元年（1912）十月，晋封郡王，二年二月，加亲王衔，四月，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七年（1918）卒。[17]熙凌阿死后默尔庚额袭爵，从清代至民国，喀喇沁左翼旗共有十七任扎萨克，而不是该书《喀喇沁左翼旗历任扎萨克世袭表》所记的二十任。

《喀喇沁左翼旗历任扎萨克世袭表》中还有其他一些错误，以下对照《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24《扎萨克镇国公色棱列传》、《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封爵》、《清德宗实录》、《清史稿·藩部世表》有关记载作一简表，并注明更正之处。

喀喇沁左翼旗历任扎萨克世袭表

序号	扎萨克名字	清代纪年	公元	任职时间	更正说明
1	色棱	天聪九年至顺治十四年	1635－1657年	22年	
2	奇塔特	顺治十四年至康熙五年	1657－1666年	9年	
3	乌特巴拉	康熙六年至康熙三十年	1667－1691年	24年	原为康熙五年袭，误。见《传》
4	善巴喇什	康熙三十年至康熙五十六年	1691－1717年	26年	
5	僧衮札布	康熙五十六年至乾隆七年	1717－1742年	25年	
6	瑚图灵阿	乾隆七年至乾隆四十四年	1742－1779年	37年	
7	济克济特札布	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四十五年	1779－1780年	1年	原为乾隆四十五年至乾隆四十六年，误。见《传》
8	札拉丰阿	乾隆四十五年至乾隆四十八年	1780－1783年	3年	
9	丹巴多尔济	乾隆四十八年至乾隆五十六年	1783－1791年	8年	
10	喇特纳吉尔弟	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二十三年	1791－1818年	27年	原为1792－1813年，误。见《封爵》
11	克兴额	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七年	1818－1847年	29年	原为1818－1831年，误。见《封爵》
12	佈哩那巴拉	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元年	1847－1851年	4年	原为1847－1852年，误。《封爵》
13	乌凌阿	咸丰二年至光绪十一年	1552－1885年	33年	原为1852－1875年，误。见《封爵》
14	索特那木旺济勒	光绪十一年至约光绪十七年	1885－1891年	6年	原为1885－1895年，误。见《封爵》、见《实录》
15	巴达玛敖斯尔	约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三年	1896－1897年	1年	
16	熙凌阿	光绪二十三年至民国7年	1897－1918年	21年	原为光绪二十四年始任，误。见《世表》
17	默尔庚额	民国8年至民国23年	1919－1943年	24年	

三、色稜家世及家谱

喀喇沁左翼旗扎萨克家族的渊源，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记载："元时有扎尔楚泰者生济拉玛，佐元太祖有功，七传至和通，有众六千户，游牧额沁河，号所部曰喀喇沁。子格呼博（啰）特继之。生子二，长格呼勒泰宰桑，为扎萨克杜稜贝勒固噜思奇布扎萨克一等塔布囊格呼尔二旗祖。次图噜巴图尔为扎萨克镇国公色稜一旗祖。"[18]济拉玛即元代兀良哈人者勒篾，和通即明代史籍中的花当，格呼博（啰）特即革儿孛罗，格呼勒泰宰桑，即革阑台，额沁河即今一逊河。革阑台是清代喀喇沁右旗和中旗之祖，次子图噜巴图尔为清代喀喇沁左翼旗祖。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又记："色稜，喀喇沁部人，姓乌梁罕，杜稜贝勒固噜思奇布族祖，父图琳固英，有子七，色稜其仲也。"[19]据《卢龙塞略·贡酋考》记革儿孛罗三子，长革阑台，幼脱力。脱力即图噜巴图尔，脱力生十二子，第三子哈孩生四子，部众四百，在各子中部众最多，其幼子杜冷。[20]杜冷（Dügüreng）即杜稜，是其号，即《表传》中固噜思奇布族祖图琳固英（Dügüreng güying），图琳固英次子色稜。色稜家族从革儿孛罗以后世系为：革儿孛罗——脱力（图噜巴图尔）——哈孩——杜冷（图琳固英）——色稜。据《喀左旗家谱》记载色棱排行第六，是图琳固英的幼子，次子无名，可能早夭，第五子也无嗣。

这部《喀左旗家谱》修订时间较晚，所记最后一任扎萨克为巴达玛敖斯尔，于光绪二十三年被革职，随后熙凌阿兼扎萨克。《序》中说《喀左旗家谱》中"亡故者以黑色字（墨色）书写，当时尚在世者以红色（朱红）书写。"那么，此谱中巴达玛敖斯尔之名已用墨色书写，此谱的修撰时间应在光绪二十三年之后。从现存内扎萨克其它旗家谱的修订时间来看，《扎鲁特右翼旗扎萨克多罗达尔罕贝勒加二级桑巴旗家谱》修于光绪十一年，《扎鲁特右翼旗扎萨克多罗达尔罕贝勒多布柴旗家谱》修于光绪三十一年。按清廷规定《家谱》十年一修，外藩各旗上交家谱的时间应当相同，所以，喀喇沁左翼旗扎萨克家谱似修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其名称可能是《喀喇沁左翼扎萨克多罗贝勒熙凌阿旗家谱》之类，现存家谱应为上交理藩院时留在贝勒府中的底本或稿本。《全国蒙古文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8页登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喀喇沁托凌固阳子孙谱（蒙汉）》一张，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抄写，托凌固阳，即 Dügüreng güying 的汉译，亦译作图琳固英、杜棱固英等。这个家谱与我们讨论的《喀左旗家谱》可能是同一个家谱。《喀左旗家谱》的名称以其谱首来称呼就是《图琳固英家谱》、或《喀喇沁托凌固阳子孙谱》。遗憾的是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目中没有找到这个家谱，可能因为它是一张纸，所以，未列人书目中，有待今后寻查。

四、《喀左旗家谱》提供的信息及其价值

《喀左旗家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首先，记载了该旗扎萨克王公，喀喇沁左翼旗封爵有多罗郡王一人，追封多罗郡王一人，多罗贝勒3人，固山贝子2人，镇国公5人，扎萨克一等塔布囊5人。出任卓索图盟盟长1人，副盟长3人，扎萨克15人、协理塔布囊22人。该旗扎萨克（包括未及觐见就被革除的巴达玛敖斯）王公都出于图琳固英第六子色棱一系，图琳固英其余四子后裔中也都有人出任协理塔布囊，其中出自图琳固英第三子达尔玛泰家族的协理塔布囊最多。

在朝廷任职和差使的人也不少，计有领侍卫内大臣2人，理藩院额外侍郎2人，御前行走3人，乾清门行走3人。喀喇沁左翼旗塔布囊与清廷关系很密切，家谱记载并不全面，如札拉丰阿（原名色布腾多尔济）曾教养内廷，乾隆四年赐名札拉丰阿。[21]他除任领侍卫内大臣和御前大臣外，还曾任定西将军，定边右副将军、汉军正黄旗都统、蒙古镶白旗都统等职，其兄瑚图灵阿也曾任定边左副将军等职。这是因为《家谱》主要记载世系传承，不可能涉及太多事情。

喀喇沁左翼旗是清代"备选额驸"的内扎萨克十三旗之一，因此，喀喇沁左翼旗与清朝皇族一直保持着联姻关系，据《家谱》记载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氏与清朝皇室联姻的都是色棱的子孙，共有14人与清朝皇室、宗王联姻，其中有和硕额驸1人，多罗额驸5人，固山额驸7人，未记等级额附1人。其中也有漏记之处，如据《玉牒》乌凌阿也是额驸。[22]该《家谱》所记的一些额驸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

《喀左旗家谱》中所记图琳固英家族男丁共2054人，其中扎萨克王公15人，闲散多罗贝勒5人，一等塔布囊17人，二等塔布囊6人，三等塔布囊55人，四等塔布囊1121人，有四等塔布囊以上爵位之人共1233名，其中

包括因家谱字迹模糊难辨名字的四等塔布囊14人，品级模糊难辨的塔布囊4人，未标品级的协理塔布囊17人。有四等塔布囊以上爵位的人数占全部男丁人数的60%，未获得塔布囊爵位的423人，占全部男丁的21%。喇嘛399人，占全部男丁的19%，可知出家男丁的比例不到五分之一，虽然与史籍所记蒙古人一家有二男必有一人出家的比例要低一些，但是已经相当可观了。其中有些家庭兄弟三人中有两人出家，甚至独子出家当喇嘛的也有16例，这些都反映了清代蒙古受藏传佛教格鲁派影响的程度。

《家谱》中记在世的壮丁（即用朱笔记下的人）有447人，不包括扎萨克本人，其中塔布囊159人，喇嘛42人，未获爵之人239人，因字迹模糊不辨身份者7人。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修谱时兀良哈家族的人数和规模。其中获得塔布囊爵位者占壮丁数的36%，喇嘛占壮丁数的9%，未获爵位者占53%。显然在光绪朝获爵位人数和出家当喇嘛人数比例有所下降。从《家谱》记载来看，一般都是父子两世，三世同堂者较少，可知当时人的寿命比较短。由于绝嗣的很多，清朝允许蒙古贵族收养宗亲子弟来承袭爵位，此谱中亦记载了许多养子承袭的情况。这些数据和记载，为我们了解清代内扎萨克各盟旗的一般情况，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也给我们研究清代蒙古史、社会史、人口史提供了保贵的资料。

总之，《喀喇沁左旗家谱》的编辑者通过艰苦的劳动，几易寒暑，把这部宝贵的《家谱》较好地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尽管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但是，策划者、编辑者和资助者在保护文物和便利读者方面所做出的艰辛努力，功不可没，在此仅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也期盼该《家谱》的研究和整理工作能更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绩。

---

①《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卷140《理藩院则例·谱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4册，第409页。

②《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下册，《喀喇沁左旗王爷乌梁海氏家谱》，第1565页，第09537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③ 见《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氏家谱》，第122页、第125页。

④ 同上，第122页、第128页、第129页。

⑤ 同上，第123页、第125页。第123页的喇特纳吉尔第，125页的丹巴多尔济均尚县君，是固山额驸。

⑥ 原文如此，应为1635年。

⑦ 曾袭封镇国公爵的还有《家谱》没有记的善巴喇什、瑚图灵阿、札拉丰阿等人。

⑧《清史稿》卷49《藩部世表一》，第28册，第8356页，中华书局本。

⑨⑪《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967《理藩院五·封爵》，第10册，第1018－1019页。中华书局，1991年。

⑩《喀喇沁左翼旗历任扎萨克世袭表》中把熙凌阿于光绪二年承袭闲散多罗贝勒记为承袭扎萨克误。

⑫《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氏家谱》中译为“苏德那木旺吉乐”，见第124页。

⑬《清德宗实录》卷345，光绪二十年七月壬辰条，第415页。

⑭《喀喇沁左翼旗乌梁海氏家谱》中译为“巴德玛敖德斯尔”，见第124页。

⑮《清德宗实录》卷375，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丙申条，第907页；卷403，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己未条，第269页。

⑯《清史稿》卷49《藩部世表一》第28册，第8356页，表中说“熙凌阿复袭扎萨克”，实为第一次任扎萨克。

⑰ 见佟佳江：《清末民初东北蒙古王公传略》，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

⑱《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23《喀喇沁部总传》，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5册，第380页。

⑲㉑《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24《扎萨克镇国公色稜列传》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5册，第386页，第454－388页。

⑳［明］郭造卿：《卢龙塞略》卷15《贡酋考》，载《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第169页、第171页，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5月。

㉒ 参见杜家骥著：《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106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